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八

列傳十四

孟方立

歐陽史云邢州人通鑑云沂州人

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

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

相繼為昭義節度怠于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

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

後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

案此二句上下有脫文今無可復攷

六月李

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漑袁奉韜盡率其眾逆戰

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擒馬漑奉韜初方立性苛
 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
 立知其不可用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洛州刺史遷素得
 士心衆乃推爲留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
 不出通鑑云全忠命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問道入邢州共守大順元年遷執王
 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案孟方立傳原本闕佚攻新唐書列傳云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
 元年昭義節度使高鄩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
 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
 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
 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
 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
 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

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
 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
 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
 傑重遷有對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
 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
 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敗之殺殷銳遂
 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
 自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朝廷亦命克修以潞
 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
 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
 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爲
 鬪場人不能稼光啟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
 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
 臻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
 史招撫之方立勾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
 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
 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
 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
 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

乾隆四十九年校刊

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一

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斧鎖徇邢
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
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陣
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
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
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宏信不許
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
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
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歐陽史云天復元年梁
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
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
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張文禮燕人也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兇險多姦謀辭氣
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及從劉
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爲亂及敗
奔于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銜達每

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已若也鎔賞其言給遺
甚厚因錄爲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自柏鄉
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于懦
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
人推爲良將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
夜掠經宗因侵貝郡師厚先率部騎數千人設伏于唐
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束兵夜凱歌行至唐店師
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自爾猶對
諸將大言或讓之曰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禮大慙在
鎮州旣久見其政荒人僻常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

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惟王鎔略無猜間漸爲腹心
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爲防城使自此專伺間隙
及鎔殺李宏規委政于其子昭祚性偏戾未識人間情
僞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旣事權在于朝夕欲代其父
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宏規李藹持權用事樹
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
憚及宏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
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曰令公命
我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家爲國我若
不卽殺爾則得罪于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衆軍皆

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灰滅惟留王昭祚妻朱
氏通梁人尋間道告于梁曰王氏喪于亂軍普寧公主
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爲留後于潭城視事
以事上聞兼要節旄尋亦奉賤勸進莊宗姑示含容乃
可其請文禮比厮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
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日常慮我
師問罪姦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
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
史建瑋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病
疽腹及聞史建瑋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

秘不發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于寢宮問安處瑾
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初文禮疽未發
時舉家皆見鬼物昏暝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
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三月閻
寶爲處瑾所敗莊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爲流矢
所中尋卒于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沒乃以符
存審爲北面招討使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
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
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欵于行臺俄而符存審師至城下
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沖投縋以接王師故諸軍登城

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
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磔之于市
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士李七
郎爲童僕李初名讓常以厚賄奉梁祖梁祖寵之因畜
爲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旣壯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
軍功遷爲列校梁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欵于梁時潞
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
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是歲莊宗入汴璋
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
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爲邠州留

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
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爲招討使凡有軍機皆召璋參
決是冬蜀平以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是時安重誨當
國採人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爲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
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朝結
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恩寵旣優故璋益恣其
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時明
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賫詔示諭兩川又遣安
重誨馳書于璋以徵貢奉約以五十萬爲數旣而璋訴

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璋于衙署設宴以召
仁矩日旣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仁矩方擁倡婦與賓
友酣酒于驛亭璋大怒遽領數百人執持戈戟驟入驛
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閣中良久引出璋坐立
仁矩于堦下戟手罵曰當我作魏博都監爾爲通引小
將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爲藩侯爾衙君命宿張
筵席比爲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共風塵孰酣豈于王
事如此不恭祇如西川解斬客省使李嚴謂我不能斬
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矩涕淚拜告僅而獲
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泊仁矩復命益言璋

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團練使尋升爲節鎮
長興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時兩川
刺史嘗以兵爲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間及聞
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決仍先與其子光業書
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爾見
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必反與汝
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再發中使
荀咸又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又未至吾父必
反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徵發請停咸又之行吾父必
保常日重誨不從咸又未至璋已擅追綿州刺史武虔

裕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
傳檄于利閬遂等州責以間諜朝廷尋率其兵陷閬州
擒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謀叛先
遣使持厚幣于孟知祥求爲婚家且言爲朝廷猜忌將
有替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不任願以
小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于朝廷因許以爲援旣而
知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恣其毒焉其年秋
詔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
行營招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宮苑使光業并其族
並斬于洛陽及石敬瑭率師進討以糧運不接班師明

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歸本道別無詔旨祇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黃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已始構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

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很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敗知祥與諸將率師拒之戰于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于東川

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眾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雞縱橋前頗為所挫廷隱偽遜璋逐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亂

不成列廷隱整陣與知祥合擊之璋軍大敗

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為璋所邀寓于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眾以害之傳其首于西川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攷證

唐列傳十四孟方立傳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 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與是書異

張文禮傳文禮病疽腹及聞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 案文禮之卒遼史太祖紀作五月丁未與是書作八月異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九

列傳十五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梁祖
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爲田農
全義爲縣嗇夫嘗爲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
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充水運使
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爲
澤州刺史光啓初爽卒其子仲方爲留後部將劉經與

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于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于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攻經于河陽為經所敗收合餘眾與罕之據懷州乞師于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為河南尹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洛陽摺紳舊聞記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于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于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眾王又于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申每屯戶至數千農隙選丁夫授以弓矢槍劔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

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閑弓矢槍劔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富庶于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食每取給于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凌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

洛陽摺紳舊聞記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常宣言于眾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飛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縑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曉罕之謂王畏已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懷澤王乃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乃逃遁授河東朝廷即罕之求援于武皇武皇復遣兵攻敗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為河

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制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惟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于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尚衣青婦人皆青絹爲之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伎等閒不笑惟見

好蠶麥卽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作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作皆伏罪卽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爲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王誠信每水旱所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卽無畏師塔也在龍門廣化寺王卽依言而開塔未嘗不澍雨故當梁祖迫昭宗東遷命全義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

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爲河南尹遂移全義爲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

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與梁祖互爲中書令尚書令及梁祖兼四鎮齊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梁祖經營霸業

外則干戈屢動內則帑庾俱虛其年八月昭宗遇弒輝
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資助之王卽位十月復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
六軍諸衛事梁祖建號以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
開平二年冊拜太保兼陝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冊拜
太傅河南尹判六軍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冊
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篡逆以全義爲守太尉河南尹宋
毫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于汴以全義爲洛京
留守兼鎮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末帝季年趙
張用事段凝爲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
不可遣使啓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

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
宵旰段凝晚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
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
者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以家財貢奉洎梁祖河朔喪
帥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
故竟免于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鄉失
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
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
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斷
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

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洛陽
指紳舊聞記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
四夫人儲氏面請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納齊
王之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覲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
 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
 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
 洛將祀于圓丘時王師攻下楊劉徇地曹濮梁末帝懼
 急歸于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
 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
 為尚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以全義為
 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朱梁

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
 領內司使務或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
 年落河南尹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
 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為羣小間謀端
 居私第全義以臥疾聞變憂懼不食薨于洛陽私第時
 年七十五天成初冊贈太師諡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
 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鄆陝
 滑宋三莅河陽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
 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
 樸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

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
補奏不任吏人位極公王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
左道如數者人以為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
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為
我世讎宜斲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
后常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
義為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
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皇
后之拜既非所願君子不以為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
性樸滯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為得理以是人多枉

濫為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于莊
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門冤枉之聲聞于遠近斯

亦良王之微瑕也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

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爽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政

亭崇政諸司並止于河南府解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

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割刃于梁祖

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軍圍

閉經年陷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

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迺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

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

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

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

之家留止數日姦亂萌矣况全義本出巢賊敗依河陽

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為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其子

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

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託迹

乾隆四十九年校刊

朱梁斲喪唐室惟勤勸課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為友珪所弑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于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憾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略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于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敘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巖父琮世為陳許小

校廣明之亂簡去鄉里事澠池鎮將柏夔為部隸嘗為盜于石壕三鄉之間剽劫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珙性嚴急御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珙深所倚愛小有違忤暴加箠擊璠陰銜之光化元年珙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干戈日尋珙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珙歸附汴人梁祖表璠為陝州節度使璠亦苛慘軍情不叶簡復攻璠璠冒刃獲免逃歸于汴三年梁祖表簡為陝州留後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益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駐蹕于陝時朝士經亂簪裳不備簡獻上百

副請給百官朝容稍備以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于梁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勳勞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以微生灰粉為効乞以姓名肩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乃名之為友謙編入屬籍待遇同于己子友謙亦盡心叶贊功烈居多梁祖建號移授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偽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城恩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託之恩屈身于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

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勅攻之友謙乞師于莊宗

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

歐陽史晉王出澤潞以救之追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迳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因與友謙會于猗氏

友謙盛陳感槩願敦盟約莊宗歡甚友謙乘醉斝寢于

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憾其臂

短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

行其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

帥請節鉞于梁不獲友謙即請之于莊宗令幕客王正

言以節旄賜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

宗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于滑北解圍而

還初劉鄩兵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于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欵于梁候劉鄩兵退後與晉王修好友謙曰晉王親赴子急夜半秉燭戰賊面爲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履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覲于洛陽莊宗置宴饗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旣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隸之又請

解縣兩池權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謙爲守太師尙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莊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于繼麟雖僂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土薄民貧厚貺難辦由是羣小成怨遂加誣搆郭崇韜討巴蜀徵師于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搆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已頗有拒命

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爲後患郭崇韜旣誅宦官愈盛遂構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強項于蜀蓋與河中響應繼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于國密邇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于我尙爲人構陷吾若得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構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

之誅于徽安門外詔繼胤及誅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誅令

錫于許州

吳縝纂誤云伶官史彥瓊傳友謙有子建徽被殺傳中未載

命夏魯奇誅

其族于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閹者夜見婦人數十衽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閹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旣而扃鎖如故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逍遙樓聞哭聲四合詰日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誅族及明宗卽位始下詔昭雪焉

史臣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
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繫貨財傳所謂貨以藩身
者全義得之矣友謙嚮背爲謀二三其德攷其行事亦
匪純臣然全族之誅禍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盈而天道
惡滿乎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攷證

唐列傳十五張全義傳初名居言

案新舊唐書作張

言是書李罕之傳亦作張言俱與此傳異

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

案洛陽摺紳舊聞記齊王張令公外傳云王在巢軍

中知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攷是書

則全義因巢敗始歸諸葛爽乃表爲澤州刺史也舊

聞記殊失事實

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 案通鑑全義獻

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是全

義之得幸于莊宗由幣馬也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
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及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
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契焉此蓋黨于全義者虛譽
之辭

朱友謙傳簡復攻璠璠冒刃獲免逃歸于汴 案新唐
書王重榮傳李璠爲節度使凡五月爲部將朱簡所
殺據是書則璠逃歸于汴未嘗見殺也通鑑歐陽史
俱從是書

待遇同于已子 案歐陽史作錄以爲子
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勅攻之 案

歐陽史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擊友謙通
鑑作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副招討使
更以韓勅副之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
五萬屯河中三書所載俱有異同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于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
叛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于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爲己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爲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軍乾化三年與袁

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洛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
化末邠州留後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
爲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
之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
懷其惠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
營招討總大軍于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莊宗
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于崇元殿
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莊宗舉酒屬
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旦與吾同宴
蓋卿前鋒之效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與卿話舊

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明年從
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爲
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爲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
尤重之趙太叛于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
與明宗會兵于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彥威從
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
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
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關從至洛陽彥威
首率卿相勸進于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于
彥威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將寘于法安重誨謂曰溫段

罪惡負于梁室眾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內艱冀安萬國
 豈為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
 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賜觀
 于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
 年冬卒于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
 聞奏訃掩泣歸宮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五代會要
 天成四年
六月敕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勛名顯著宅兆已
 營度遵定諡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贈太師晉國公諡曰忠武子承訓弟彥珂累歷刺史皇
 朝乾德中立明宗廟于洛州詔以彥威配饗廟庭
 王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為蔡賊所掠汴人

杜氏畜之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沈勇有斷侷儻不

羣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

廳子都

清異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
 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

畏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揮

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耀武指揮使授

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朱友珪之篡位也懷州龍驤

守禦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友珪命晏球出騎迎

戰擊亂軍獲軍使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

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為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

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

攻建國門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于鞠場俄而亂兵以竿豎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卽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旣而晏球盡戮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尋領軍于河上爲行營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莊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邱聞梁末帝殂卽解甲降于莊宗明年與霍彥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鄴

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

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通鑑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

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壬寅契丹遣托

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契丹遣托

諾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

托諾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迴

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

軍攻其右奮劍揮槌應手首落賊軍大敗于嘉山之下

追襲至于城門俄而契丹首領特哩袞率勇騎五千至

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特哩袞復敗追至易州
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千騎而還特哩袞以餘衆
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從諫以驍邀擊德鈞分扼
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袞已下會長七百餘人契
丹遂弱晏球圍城旣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
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
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
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
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
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

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于鎮時年六十贈
太尉子徹位至懷州刺史

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
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爲晉州刺史二年授
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
授右羽林統軍郢王友珪篡位授洛州團練使貞明中
爲邢州留後遷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
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
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
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

于鎮州契丹來援莊宗追襲契丹至幽州思遠聞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西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砦盡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薊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襲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自鄧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卽位移授洋州節度使及西川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衛以年老告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歿于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梁祖之攻兗鄆也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鯨雙鴈于其頰立爲鴈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爲一軍號爲落鴈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鴈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福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爲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亳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妻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

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于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于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略無報復忽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爲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旣誅漢賓復爲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

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帥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爲留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親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爲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沒者有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葺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太和保其

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卽位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孔勅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爲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勅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勅自鎮來朝復令歸鎮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勅誅之明宗卽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

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爲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中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爲留後玘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亳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貞明中爲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鬪于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卽位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爲右贊善

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將劉仁恭爲騎將表爲媯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旣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爲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冲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爲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欵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于部下梁與莊宗交戰河上摧堅挫銳惟恃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邱

明宗時爲總管受降于郊外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歸化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尤異而諸校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州刺史魏王繼岌伐蜀召爲前鋒騎將明宗卽位移刺絳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于軍旅勤于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淮上之風惡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于他室或時問訊卽以食物揭于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很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

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于官贈太傅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彥威
而下昔爲梁臣不虧亮節洎歸唐祚亦無醜聲蓋松貞
不變于四時玉粹寧虞其烈燄故也况彥威之輔明宗
也有翊戴之績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數
公尤爲優矣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攷證

唐列傳十六霍彥威傳存憐其爽邁養爲己子 案通

鑑注以彥威爲霍存之子與是書異

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案歐陽史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攷朱守
殷反明宗遣范延光馳兵斬之非由彥威之力宜以
是書所載爲得其實

王晏球傳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 行周歐陽史
作行珪

朱漢賓傳諡曰貞惠 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

士林弼議曰漢賓散已俸以代荒逋濟疲俗而臻富
庶所泄之地綽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
終之道謹案諡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
學寬裕慈仁曰慧請諡曰正慧從之是書及歐陽史
俱作貞惠未知何據

劉玘傳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
案通鑑攷異引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劉玘王延順
物以其違亂將之命來歸編遺錄斬李洪勅云始扶
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則襄州
何以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

云斬亂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清泰初卒于官 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
光啓中罕之謁武皇于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
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
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汴將韓勅追周德威
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兵先奪之
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勅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

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于部選士二百挺槍大譟禦汴軍卻之于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

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卽引銀槍効節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箠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

入南城賀瓌解軍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于戚
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
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
外衙銀槍効節帳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
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雌劣
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于莊宗前言建
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
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藎雖知讒搆不改其操十七年三
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
及少遇禍亂久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後有功見

疑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
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爲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君立
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于龍
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爲
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
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
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
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
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

分出諸門擊殺于外遲明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于要路逆戰僞敗王師乘之蹙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陷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爲將械而下獄久之梁祖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効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哉旣而諸將被戮尙惜君立不之害

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爲武州刺史令張倚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變卽率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爲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

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覩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于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繇疋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寃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子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于治所詔贈太保

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同母卽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爲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爲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

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爲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卽位後用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于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壤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

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爲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曾獲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卽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

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同因歡諷動又軍校宋審溫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卽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

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詬反以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于事然盡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

行逐之于路達子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
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
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
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
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
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
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
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
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
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

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
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卽位詔贈
侍中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
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于山墅射獵莊宗鎮
太原時遇之于野訊其姓名卽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
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于涿州擒
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
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史歲餘召還復
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爲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

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州入爲右龍武統軍初自通既平楊彥溫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于周旋末帝深銜之通鑑自通至鎮承安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及末帝卽位自通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攷證

唐列傳十七李建及傳改匡衛軍都校

案歐陽史作

匡衛指揮使

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 案通

鑑作木罌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與是書異歐

陽史作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與是書同

高行珪傳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

欽率部下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

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是行珪先

求救于晉而後降也是書作降晉後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爲帳下軍校 案歐陽史作銀胡鞞指揮使
飛騰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飛騰都揮使

位止鄭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
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以五絃技見思同 案歐陽史作遣伶奴安十十以五
絃謁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 郝昭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二

列傳第十八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
沒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
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
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
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案以下明宗遣回鶻侯三馳
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

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淮南明宗難之後李鱗得淮南謀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臣願得安令公一言爲信鱗卽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臧自若環衛會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於衆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

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姦人結構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詔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於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姦人結構離間陛下勳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卽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

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爲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裕爲絳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蹕於山路者不可勝紀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於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讒構幾

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旣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過惡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旣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非渠志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

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
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
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
拜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
從璋以槌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
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竝剝其衣服夫妻裸形
踣于廊下流血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
覆其尸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
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
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胷襟

果貽顛覆

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

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祇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五代史闕文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奮槌擊重誨于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路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朱宏昭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宏昭事

明宗在藩方為典客天成元年為文思使歷東川副使

二年餘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

使明宗親祀南郊宏昭為大內留守加檢校太傅出鎮

鳳翔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

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馬首請館於府署妻子羅拜捧卮爲壽宏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東還復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八言

于中延光亦因子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于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宏昭以爲由已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宏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宏昭援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

此耶乃自投于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宏昭首俱傳于
陝州及漢高祖卽位贈尙書令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爲馬軍
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
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宏昭爲樞密使勢譏尤甚洪實以
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宏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
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恒持兩端及秦
王兵叩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
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
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

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
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

歐陽史云洪實見軍士無
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

其二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訶無一人一

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
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
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
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
辨遂命誅洪實旣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
之死後人皆以爲冤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

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為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阽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溺于酒樂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繇是委之心膺明宗卽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捧聖都指揮使鎮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太平廣記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姓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

氣燄燠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宏昭馮贇等懼禍謀于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旣誅明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潞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

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屬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彥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劫回鶻入朝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盜賊盡獲回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遣復鄉

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

案原本闕二字

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

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爲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卽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闡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閔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于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

卒

史臣曰夫代大匠斲者猶傷其手况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當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絕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脫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宏昭而下力不能衛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絕以茲隕命足以垂名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攷證

唐列傳十八安重誨傳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

衆云 案歐陽史作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

溫云所載異詞

朱宏昭傳敬瑭聞其言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

西行 案歐陽史作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還軍

重誨亦以被讒召還

朱洪實傳 洪實歐陽史作宏實

康義誠傳鎮邠州刺史 邠州歐陽史作汾州

藥彥稠傳充河中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三

列傳十九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

宣和書譜云
失其世系

革

少值亂難避地鄜延轉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為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謁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斂版出迎乃為嬖人祈軍職矣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

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諳事體與已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又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爲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旄鎮數日無耗爲親友促

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俟新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狀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貶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圜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禮舉世寧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初正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紊大綱敘蔭貪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身名醜

行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
 司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並所
 在馳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
 成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
 子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寶晉齋法書贊載豆盧革田園
 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畿甸間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
 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卻給
 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包
 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罟
 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
 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
 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
 唐命維新而顛面正朝者不能致禡輦之誅而反竊貢
 秉旄之佞唐之不競有自來矣

韋說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案以下莊宗定汴洛說與

趙光允同制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造事端時

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或

有言于崇韜銓選踰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父

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

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勅偽濫因定去畱塗毀告身者

甚眾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亦以謂積弊累年一旦

澄汰太細懼失惟新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不

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

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

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
嫻故事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
深詆崇韜識者非之又有王儉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
于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明
宗卽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護之說居有
井昔與鄰家共之因嫌鄙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爲希
甫疏論以爲井有貨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
反招虛妄初貶澱州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說
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
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西

川旣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繼承季興頻請三郡
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預其議及季興
占據獨歸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流
百姓豆盧革韋說頃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黷貨
賣官靜惟肇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
連巴蜀路扼荆蠻藉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勢
罔予視聽率意割移將千里之士疆開通狡穴動兩川
之兵賦禦捍經年致朕莫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
鄴雖復要害高季興尚固窠巢增吾盱食之憂職爾朋
奸之計而又自居貶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時處忠

良于何地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歐陽史說子濤晉天福初爲尚書膳

部員外郎卒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崔魏公領鹽鐵署爲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汝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福淺無他才惟務恃門第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沒于軍莊宗歸寧太原

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于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卽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爲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旣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于帳中召程草奏程曰叻忝成名不嫺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于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畱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畱職務又以爲辭公所能者何也

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將卽位求四鎮判官
可爲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沒當用判官盧質
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畱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
次舉程卽詔徵之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
位舉止不恒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
缺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呵導之
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
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頃之遣程使晉陽宮册皇太后
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
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

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
白宰相欲連章規諫請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
臨廣武事矢及於胷給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
縮頸嘗論近世士族或曰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
令緒宣聖之系孫得非盛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
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
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園爲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壻
也憑其寵戚因詣程程方衣鶴氅華陽巾憑几決事見
園怒詈曰是何蟲豸恃婦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
識舊體園不言而退是夜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

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
崇韜亦怒事幾不測賴盧質橫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
莊宗既定河南程隨百官從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風
而卒贈禮部尚書

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
內丁夫爲軍伍而黥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避之

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

州刺史表鳳爲判官

案下有闕文

爲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

聞鳳名得之甚喜以爲護鑿學士後莊宗卽位拜鳳中
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

全義第后奏曰妾五六歲失父母每見老者思念尊親
泣下以全義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莊宗許
之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
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園爲宰
相爲安重誨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
叛馳驛賜園自盡旣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園義士也
肯造逆謀以讎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
不責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
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鎚
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施已踰數千緡聞

毀乃止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

事李之儀姑溪居士集鳳爲莊宗實錄將何長興中安

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

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肯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

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爲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

出爲邢州節度使及閔帝蒙塵于衛州鳳集賓佐軍校

垂涕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于禮

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將行聞閔帝遇弒而止清泰初

召還授太保旣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著筮卦成

投箸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

又爲將相豈有遐壽哉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阨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瞻

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

愚童齠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慕晏

嬰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勵志端莊

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爲假官

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

亂離頻年罷舉客于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

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于華帥韓建其略曰僕關東一布衣耳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蹠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于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倡義

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膽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福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教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于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欵奉得侍

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瞻有史魚遺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諄而儼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案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鞫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

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備夫毆儵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鬪毆備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闈之間揄揚愚之節槩及言愚之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爲主客郎中數月召爲翰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爲都統判官仍帶本

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于愚
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
二三風馳電擊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
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
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畱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
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
徇繇是軍人無遲畱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
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卽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
爲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
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

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
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
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
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
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
不治第旣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
諭延之中堂設席惟筯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
褥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
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敝毳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
日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
絹百疋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閱帝嗣位志修德
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

有意于邳理愚私謂同位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
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
位左僕射清泰初徽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
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爲婚家道
旣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
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
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誼呼無幾兩人俱罷
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
不允卒于位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宏避地太原奏
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圜回圜團圜風采俱異武皇愛
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
與圜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
圜美姿容有口辯嗣昭爲人間諜于莊宗方有微隙圜
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圜之力也及丁母
憂莊宗承制起復潞州觀察判官賜紫常山之役嗣昭
爲帥于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
倍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
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圜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
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

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以園所庇護焉莊宗改鎮州
爲北京以園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
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充北回水陸轉運
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
令從征西蜀平署園黔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王班師
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岌聞之
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園園方寢廷安登其牀以告之
園衣不及帶遽見繼岌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負恩非尚
書不能制卽署園爲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鵬等
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園代總

全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園揀拔

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爲孔謙減折園以廷臣爲國

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替月之內府庫充贍朝

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故爲安重

誨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

嫌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重誨止

之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通鑑安重誨與園爭

于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

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太

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誣其結

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早推勲舊曾委重難既退免于劇權俾優閒于外地而
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
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宏是孤典憲尚全大
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賜自盡圜受命之日聚
族酣飲神情不撓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
度支郎中卒

史臣曰革說承舊族之胄佐新造之邦業雖謝于財成
罪未聞于昭著而乃爲權臣之所忌顧後命以無逃靜
而言之亦可憫也盧程器狹如是形渥攸宜趙鳳李愚
咸以文學之名俱踐巖廊之位校其貞節愚復優焉任
圜有縱橫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退猶不免吁可
悲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攷證

唐列傳十九盧程傳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 案歐

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

趙鳳傳以為護鑾學士 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士

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 案歐陽史

作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愚傳歷許鄧觀察判官 案歐陽史作罷為鄧州觀

察判官

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吳縝纂誤云
明宗紀天成二年六月任圜罷長興二年李愚爲平
章事自任圜罷至此已五年矣與愚入相年月太遠
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爲任圜也

任圜傳嗣昭爲帥于軍圜代總其事 案歐陽史作嗣
昭戰歿圜代將其軍

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 食券通鑑作館券

清泰中制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愍帝卽位贈圜太傅
是書作廢帝清泰中未知孰是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文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爲秘書監以才名

著于時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舊唐書大

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

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洛陽徵爲禮部侍郎

舊唐書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時柳璨屠害

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新唐書朱

朝士衣冠畢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全忠兼四

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入梁
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爲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

致仕

案通鑑廷珪與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

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射

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竝行于世初廷珪父

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旣壯亦

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曰曰克家志

崔沂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潤

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

沆廣明初亦爲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

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

舍顏蕘錢珙俱秉筆見蕘珙瞻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

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以供詞翰之

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入梁爲御史司憲糾繆繩

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

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摔之投石欄以致斃

彥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

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

臣無專殺之理况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

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况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

于鞭笞摔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

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鬪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

舊唐書卷之六 列傳

乾隆四十九年校刊

書志卷之六

列傳

二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減一等又鬪毆條不鬪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
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
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
官充西京副畱守時張全義畱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
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畱守合行庭禮沂曰張公
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畱守見尹之義何
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
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
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卽位召還復爲左丞以衰疾告老

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
子少傅

劉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于
代隨孝文遷洛遂爲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
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
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玕異母弟崇夷崇龜
崇望崇魯崇暮崇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
宰相崇魯崇暮崇夷竝歷朝省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
戶部巡官鄭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
召入翰林爲學士岳爲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戶

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尋
 丁母憂許自貶所奔喪服闋授太子詹事明宗即位歷
 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贈吏部尚
 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
 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溫叟仕至御史中丞案國老
談苑云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為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
 母甚賢初為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即命二婢箱擎公
 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
 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嘗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
 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歛掩泣溫叟伏
 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
 夫以為得禮

封舜卿

案原本有關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封氏世
居渤海蓀縣舜卿字贊聖父教字碩夫戶部尚

書渤海縣男 仕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
唐書有傳

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

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澀

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托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為座

主辱門生案以下莊宗同光已來累歷清顯封氏自太

和已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渭世系表
渭字希

叟昭宗遷洛時為翰林學士舜卿為中書舍人叔姪對

掌內外制從子翹于梁貞明中亦為翰林學士天成中

為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

香一合帝親藝一炷餘令于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議

者以翹時推名族出朝苑登瑣闈甚有巖廊之望而忽
有此請乃近諸妖佞耳物望由是減之案以下殘闕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

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

夢徵以鏐無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

帝以觸時機左授外任玉堂閒話竇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恩澤不稱是

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竇謫掾于東州有頃復召爲學士及莊宗入汴夢

徵以例貶沂州居常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云

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睠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故

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

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

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玉堂閒話竇失意被謫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

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

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

高尤長于牋啟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于世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

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爲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

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傳入爲大

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郝殷象論刑法

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

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爲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于洛陽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會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

曹尚書觀察使藹登進士第及昇朝遍歷三署案以下疑有闕

文據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朱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答通引官何疑丙寅制

金紫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責授棣州同司馬侍御史歸藹責授登州司戶坐百官傲全忠也

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戶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

卒年七十六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

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爲諫議大夫以年

老致仕案孔邈傳原本殘闕攷册府元龜云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爲萬年尉

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顓之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

友謙爲從事莊宗卽位于魏州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

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

性雅淡稽古長興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壞水工以小舟

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信風至淮南界僞吳楊

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

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州宣國命還青州卒子

吉嗣位邑宰

乾隆四十九年校刊

陳又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浮陽轉徙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遙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署爲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卽位隨任園歸闕園薦之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又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爲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爲判官日人有誥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又性孤執尤廉于財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

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又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旣損國綱且虧土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卽位贈禮部尚書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爲令錄誨以詩書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玘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繇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爲巡官累遷至戶部員外郎職如故莊

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為鹽鐵判官天成
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
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
嫡長與視喪事恤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丞刑部
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
權豪不能移其操未幾改秘書監兼秦王傅冊府元龜
秦王為元
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
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
焉贊節槩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通鑑
贊自以左
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
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嚮用王
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閒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
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閒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

豫其禍故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頌
求脫耳

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議必獻嘉

言秦王常接見賓寮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

詩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
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贊為

師傅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

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言行龜鑑載劉贊諫秦
王曰殿下宜以孝敬為

職浮華非所尚也秦王
不悅戒閹者後弗引進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

慶弔但閉關喑鳴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止于朝降

而已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

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

敕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干氏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絕因之亦病行及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爲縉紳之圭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攷證

唐列傳二十劉岳傳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

案歐陽史謂其事出鄙俚兩史褒貶微有異同

張文寶傳信風至淮南界 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

陳乂傳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 案通

鑑作閏月以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爲給事中充樞

密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略

劉贊傳 案通鑑作劉瓚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攷證

